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吳郡俞允文著



贊

高士贊 并序

古之士有高世之名者非矯也而其行誠高而志精堅與溷濁不苟有所合視一世莫可以安其生者故遂冥處江海之上巖谷之中以逸樂其道而世亦初莫之尊禮焉及其與世浸遠行益高志益精堅而求其類是者彌寡世乃方以

其賢為不可及思必致之與之共理於旌幣蒲
輪之使父望尊禮日隆而斯人愈不至矣易曰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又曰肥遯無不利
其是謂乎苟性之所之而能不枉其才違害以
全其道者亦可謂識去就之分矣故自周衰以
逮於漢晉擇其幾是道者為之叙贊其事凡三
十六人庶乎悅仰之間或可循其跡之所至焉
若夫身殞世難雖能外其生以起名節而亦不
能無累余未敢列之此篇

榮啓期 周五人

魯公者何九十行歌庶裘帶索委蛇同波行道
尼父泰山之阿一言遵道三樂自多居常待終
豈識其亡

林類

魏有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而裘行歌拾穗齊同
死生鰥游奚悔察哉若人孰喻其意賜也空聞
宣尼爰契

原憲

原憲窮閭乘樞蓬戶匡坐彈琴蕭然獨處友賜
軒車過謝其所榮豈其心貧病是割一聞其言
終身慚悔

列禦寇

禦寇隱鄭貧有飢色子陽饋粟而又弗食妻為
拊心笑對以意全身遠害冷然遺跡著書八篇
垂世作則

莊周

莊生者何蒙人名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同

時學無所不窺其要本歸於老氏著書寓言以
詎訾孔子之徒類皆空語沈洋自恣楚威王聞
其賢以厚幣迎之許以相位笑謂楚使者引辭
犧牛寧游戲汗漬之中以快其志倚歟先生遂
不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

四皓

東園公 角里先生 秦二人
綺里季 夏黃公

四皓者何河內軹人並時叅志脩道潔身退入
藍田以避狂秦作歌默芝共入地肺秦滅漢興
徵之不至邀笑遐哉垂輝百世

顏獨

顏獨貴士論劇齊宣言邁三五英風邈然清淨
自娛車服都捐歸真反樸形神以全

摯峻

西漢三人

摯峻伯陵清節自治與司馬遷並襟齊異獨隱
所山脩德避世遺阮尊貴乃勸之仕報書而言
屏絕名利卒隱於所山人立祠世奉祀之號曰
居士厥孫曰恂博貫過倫學者宗之亦慕先人
上隱南山徵召不聞騰轡三輔矣世載芬

嚴君平

蜀嚴君平性尚沉冥賣卜成都百錢自營閑簾
後道著書頸情見得不苟幽操彌貞李彊靡詎
揚雄數稱九十餘終嗚呼先生

鄭樵

谷口子真脩道靜默世服其高耕於巖石名振
京師禮聘不荅揚雄法言盛稱其德刻之靈陶
祠于馮翊

韓順

東漢十八人

韓順子良天水成紀經行高清微名不起王莽
之末遂隱南山隗囂禮聘執操彌堅託蔭韜光
山棲泰然不有頌潔昌考終焉

申屠蟠

申屠蟠者陳留外黃九歲喪父哀毀居喪家貧
為傭見竒林宗蔡邕深重辭讓靡違隱居精學
經緯兼明見滂獨歎絕跡梁碭屢徵不至咸勸
之仕笈而不應終全高志卒老於家年七十四

向長

向長子平河內朝歌隱居不仕信尚中和好通
老易家貧無儲受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司空
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固辭讀易致歎乃悟
損益建武之中嫁娶既畢勅斷家事肆志自適
北海禽慶雅好既同俱游五岳不知所終

龐公

龐公者向南郡襄陽居峴之南未嘗入城夫妻
相敬有如賓朋刺史劉表欲屈不能乃就候之
因而釋耕遂携妻子鹿門是登采藥不反意喜

先生

矯慎

矯慎仲彥扶風茂陵少學黃老避世隱名仰慕
松喬導引長生汝南蒼吳素甚重之遺書觀志
不吞焉闕年七十餘竟不肯娶自言死期及期
而訃後見敦煌或云神仙同郡馬瑤亦隱于沂
兔置為事所居化遷百姓誦稱馬牧先生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縣人博學無常家恬靜遠
世塵太守不能屈天子不得臣豈飲洗耳水
絕不辱身友人頌其德號玄德先生年九十有
力以壽終中平

高鳳

高鳳南陽人少時為諸生家本業農畝誦讀何
事精潦水已流麥持竿猶誦經教授西唐山其
德遠有名義解鄰里關懷感為授兵年老志益
勤名聲日昭聞連召恐不遠遂託終世終推財
與兒子隱身漁釣羣以此然於家懷哉若伊人

戴良

戴良，字鸞，汝南慎陽祖，遵任侯，稱豪于鄉。自少誕節，母喜驢鳴，乃學為之，以娛其情。母卒，居喪，飲酒食肉，任真過禮。哀至，乃哭，寸高，尚奇論。多駭俗，屢辟不就。迨入山中，優哉游哉，卒以壽終。五女並賢，嫁不為，豐能遵其訓，皆有隱風。

嚴子陵

嚴光，字陵，本會稽人，與光武同學。少有高名，光武即位，變姓隱身。帝思其賢，聘以玄纁三及而

至舍，於北軍授書。君房言多激昂，得書奏之。帝笑其狂，帝幸其所欲，助為理，謂士有志，偃臥不起。帝復引入道，舊致情，因共偃臥。上感客星，太史奏之，帝曰：「做終不能屈耕於富春。」建武十七年，帝復特徵，年八十，終，倚欵先生。

王霸

王霸，字子雍，清節絕交，避新徵，拜建武，稱名不臣。閭陽毀之，託跡隱淪，妻亦美，志共隱終身。

郭泰

太原林宗家世貧賤恥役辭母就學伯彥博覽
垂通乃游京縣膺尹河南一見欣贊洞徹天人
委辭祿官指鑿雅俗遂違世患潛隱勤誨懷賢
屢歎翔超絕軌冥跡焉絆四十二終一何其短
無愧銘詞千春彌燠

梁鴻

伯鸞幼遭亂卷席莖若翁家頗尚節介博覽無
不通學畢乃牧豕牧豕上林中鄉里慕其賢欲
女不得從彼美孟德雅三十猶未逢一言遂契

合共入霸陵中彈棊詠詩書耕織聊自充慕古
頌高士五噫忤肅宗易姓稱運期適吳依伯通
伯通方舍之閉門潛著書既疾告主人慎勿令
長歸塋于羸博間延陵余所希伯通為求葬冢
世其妻離古烈士舉世難與比嗟嗟梁伯
通

周覽

周覽彥祖生而醜狀母欲棄之父異其相謂能
興宗遂留以養始在髫髻而知禮讓既長益克

專精禮易非聖之書斥而不習不脩賀問隱居
罔測下有陂田肆勤日給非所耕漁則不以食
宗族鄉黨罕得而覩安帝延光以幣聘之遣使
送敬終以疾辭穆武嘉迺曰滑泥

黃憲

黃憲姓度年十四時潁川荀湫竦然異之與語
移日稱曰吾師同郡戴良高倨傲一見罔然
若失其高陳蕃周舉至於林宗靡不嘆服汎濫
袁閔初舉孝廉公府復徵不就而終四十八齡

號曰徵君嗚呼先生

徐穉

豫章徐穉家貧力穡恭儉義讓人服其德太守
陳蕃厚禮遇焉特設一榻去則復懸屣穉微辟
而赴喪祭炙雞束芻不告而去荀非林宗孰喻
其意

焦先

焦先者何舉世莫知唯魏受禪獨居河湄卧不
設席袒不著衣以身親土殆汗如注食或數

造不由教復為野火燒燭其虛露寢積雪
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宛如平以壽終年百歲餘

侯瑾

敦煌侯瑾字曰子瑜少而孤貧宗人是依性
薦學傭作為資暮還其家龔柴讀書以禮自牧
獨處周齋州郡屢辟並以疾辭作論矯世議刺
當時後入山中覃思著文西河之人敬而不名
稱為侯君猗歎先生

姜肱

伯淮名族孝友天至博兼經緯爰來多士屢辟
召命高尚其事帝命圖形託疾齶被益固本志
遠浮海道七十餘終素平之世

董京

威輦越俗被髮行吟幽棲洛社穢跡踰塵穢絮
自覆反卻佳縣答詩孫楚後遂隱身道音寢處
乃見玄真

宋纖

敦煌宋纖遠操沉默隱居酒泉門泉受業不

造不由歎復為野火燒燭其虛露寢積雪社
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宛如平以壽終年百歲餘

侯瑾

敦煌侯瑾字曰子瑜少而孤須宗人是依性既
薦學傭作為資暮還其家獲柴讀書以禮自牧
獨處固蔚州郡屢辟並以疾辭作論矯世議刺
當時後入山中覃思著文西河之人敬而不名
稱為侯君綺歟先生

姜肱

白淮名族孝友天至博兼經緯爰來多士屢辟
召命高尚其事帝命圖形託疾韜被蓋固本志
遠浮海蒞七十餘終素平之世

董京

咸輦越俗被髮行吟幽棲洛社穢跡踰塵瓊絮
自覆反卻佳縣荅詩孫楚後遂隱身道音寢處
乃見玄真

宋纖

敦煌宋纖遠操沉默隱居酒泉門泉受業不與

世交不應州辟揚宣頌像馬爰銘辟婚結神
道炳身匿著書萬言年老弥篤厥後張祚禮聘
敦逼遂陳本志不食而卒年八十餘謚曰玄虛

孫登

汲郡公和窟居無族偏草夏裳被髮冬覆義勇
躬精寘琴獨奏援古昭然莫知羊數遵晦道遠
當悔靡詒凌峰朗喟阮不能叩妙鑒嵇生幽憤
乃搆漢矣神微潛真內秀遺書蘇門玄紫莫究

陶淡

陶淡處靜性好仙術謂可祈年妙齡絕粒不事
婚娶不營家室長於卜筮專精義易結廬湘山
養鹿雪色親故候之移澗自匿後避州舉岬山
之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淵明

有晉徵士曰陶淵明潯陽柴桑避世隱形當宋
之隆以潛是名少有高趣博學能文文取旨達
反得其真讀書大畧會意便欣環堵蕭然緜結
冬陳筆瓢屢罄藁古詠貧撫琴無絃漉酒有

著傳自號五柳先生性既嗜酒酒至自傾招飲
輒醉曾不吝情刺史王宏欲屈不能命龐通之
齋酒以迎先是延之適以道經次於潯陽日造
淵明留錢二萬以助昏冥廬山惠遠持律最精
強要入社攬眉而行樂天委分不顧世名初辟
州府三命辭縈後為彭澤丞於自營即日棄官
賦辭以明元嘉四年復以詔徵終於困窮六十
三齡蓋曰靖節鳴呼先生

循吏贊 并序

余既作高士贊竊以為士雖負高世之行而藏
名隱跡混齒編戶若使吏治促峻必至悞賢後
德亦安能肆志徜徉縱體簡傲自逸於巖石之
下哉由是曲肱飲水而不能不勞心於御世斯
其殆矣漢史稱循吏能令百姓乂安無歎息愁
苦之心况高世之士而有失志於時者乎且文
翁任延尤恢儒崇賢章於循吏之中以終高
士之操是知高士者非循吏無以自逸也故又
作循吏贊

文翁 西漢

蜀地辟陋初若蠻夷文翁為守數誘進之乃選小吏受業京師數歲蜀生成就還歸又起學宮招徠子弟為除繇更以次補吏吏民榮之大化蜀地巴蜀文雅比於齊魯誰則為之實由翁也蜀人至今不絕祠祀

王成

王成者何當宣帝時為膠東相流民自歸治有功效宣帝褒之其用未及其名則垂

王霸

王霸次公淮陽夏人以豪役使遂徙安陵入錢補官能以廉稱雖習文法持法最平俗尚嚴酷寬和自名後以賢良擢守潁川宣帝嘉之寵數異焉司察陰伏衆驚神明治為第一京兆是後再遷潁守治行益精鳳凰數集賜爵與金尋遷丞相封侯建成風采則劣長於治民漢興以來莫之與京

召信臣

召公信臣九江壽春明經高第起守零陵遂遷
南陽務在富民躬耕勤農舍離鄉亭開通溝瀆
復起水門廣溉田畝歲々加增仍為均水刻石
防爭昏喪禁奢游教抵刑盜息訟止其化大行
吏民親愛任父是稱荊州刺史具上其能再遷
河南增秩賜金治嘗第一少府是徵奏省冗費
數千萬緡元始四年以老卒官詔祀百辟有益
於民蜀以文翁九江信臣歲時奉祀貽則千春
朱邑

朱邑仲卿廬江舒人少為傭夫桐鄉有恩後舉
賢良為司農丞北海太守治有高名入為司農
身居列卿祿共族黨家無餘贏是時張敞貽書
白明邑感敞言多薦時英終於神爵天子悼驚
下詔稱揚嘉其潔清賜金邑子以奉嘗蒸初有
遺愛桐鄉之民遂葬桐鄉立祠起墳顯々令德
其在斯人

龔遂

龔遂少卿山陽平陽素有大節亦以明經官

昌邑有聲後王嗣位日以驕溢尋亦見廢殊死
群辟遂得減死以諫之力當宣帝時渤海盜起
遂已七十歲舉能治形貌短小不副帝意帝始
心輕終說其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唯須緩之
然後可行既至渤海郡以兵迎遂皆遣還遺書
見情謂持鉏鉤悉為良民唯是盜賊乃始持兵
由是郡中翕然而平乃復賑貸勸民樹蓄斥去
末枝賣刀買犢吏民富實止息訟獄在郡數年
帝復遣徵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欲以褒顯拜為

水衡唯以水衡專典上林共帳官館宗廟取牲
帝甚重之官職尤親卒以官壽沒有遺榮

衛颯

河內衛颯家貧隨師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
城令政有名跡遷守桂陽交州接境俗無禮則
颯修庠序設婚姻禮和俗移易民居遠郡吏發
乘船名曰傳役颯乃鑿山通道置郵役省勞息
視事十年居官如家郡內清一光武徵還欲為
少府會颯被疾救須後詔載病詣闕自陳因

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居家以奉南陽茨充代為
桂陽教民種殖養蠶織屨亦善其政民得利益

任延

任延長孫南陽宛人學於太學十二明經號為
聖童以此顯名更始元年會稽都尉時年十九
迎官以驚及到靜泊先祠延陵聘請高士董子
嚴陵吳龍丘萇隱居高操四輔三公連辟不到
修書致藥相望於道萇願備錄尋亦病卒延自
臨殯不朝三日是時賢士爭往署職建武之初

上書王庭願乞骸骨光武詔徵九真太守賜馬
雜繒九真射獵不知牛耕延作田器教之墾闢
歲、開廣百姓充給駱越之民不知禮則各因
滋好無適對匹延以年齒相配禮聘其後生子
始知種姓尤多感德名子為任交守錫光化聲
侔延領南華風始二守焉

王景

誦邨王景廣闢衆書薦能理水詔修汴渠應對
敏給乃賜圖書滎陽以東商度地勢鑿山截澗

令相泗注明年渠成帝親循行三遷景秩以是
知名後守廬江再修蕪廢墾闢倍多銘石刻誓
又訓蠶織為作法制文傳廬江竟卒于位

秦彭

秦彭伯平扶風茂陵為山陽守以禮措刑崇儒
敦教制定六親農月度畝差品有程所立條式
記並班行轉守潁川嘉瑞相仍肅宗再幸恩寵
甚榮卒于章平允有賢名

王渙

王渙稚子廣漢鄭人少好俠力數通剽輕晚而
改節讀律明經為郡功曹簡賢選能舉除溫令
境內夷清兗州刺史風威大行徵拜侍御從駕
南巡還令洛陽平正居身發擿姦伏稱歎為神
元興元年早就奄昏百姓追思立祠報恩羊羔
素絲後代顯聞

許荆

陽羨許荆少為郡吏兄既早沒子世為嗣報讐
殺人怨者攻世荆聞出門迎怨者跪願身代殺

怨家委去扶荆稱賢荆名益著太守王兢孝是舉遷守桂陽為設喪紀婚姻制度咸使知禮兄弟爭財荆自歸咎遂各感悔引罪求受唯荆在事十有二年父老稱歌以病上言徵拜建議竟卒於官桂陽立廟有風愛焉

孟嘗

孟嘗伯周會稽上虞三世為吏授命臨危嘗為戶曹操行自持上虞寡婦至孝養姑年老壽終以鳩見誣婦竟冤死莫察其辜當爭不行泣謝

去歸郡中連旱禱請皆違後守殷丹訪問其故嘗具婦冤引昔孝婦感天致旱時雨不澍丹刑訟者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殷茂榮舉徐令遷守合浦海出珠寶商販通市先時守宰採求無紀珠遂漸徙界於交趾至嘗到官革易前蔽去珠復還百姓安人被徵當還吏民奉轅既不進乃載民船遁處山澤身自耕田鄰縣慕德就家百餘當桓帝時楊喬上書前後七表不容區、嘗竟不用終於舊廬

劉矩

劉矩字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州郡並徵叔遠未仕遂絕不應太尉朱寵太傅桓焉為辟州遠察矩孝廉稍遷雍令在縣四年能以禮讓民用化遷太尉胡廣再舉其賢為尚書令凡得四遷矩性亮直不附貴勢出相常山由失梁冀之後少悟乃補從事累遷太尉號為良輔坐免災異尋以徵起時所辟召名儒宿德不通州郡順諫以默多見省用後以日食遂乞骸骨竟以壽卒

劉寵

劉寵祖榮東萊牟平少受父業察舉明經除東平令仁惠得民七遷其官為守會稽前政煩苛寵獨簡除犬不夜吠吏不侵漁徵為將作百姓見思五六老叟皓髮龐眉出自若耶百錢自齊寵為人選一錢受之累轉司空頻遷太尉兩免歸郡並以灾異在官廉素家無餘貲以老病終後世稱之

仇覽

伏覽季智陳留考城自少淳默里不知名時
補吏選長蒲亭勸人生業科令嚴明賑恤孤寡
督役剋輕化導母子慈孝釁成縣令王洪政尚
嚴猛聞覽德化勉卒景行遣入太學同郡符融
心獨竒覽以告林宗謁覽留宿下牀致恭覽既
學畢州郡並請皆以疾辭不就其聘雖在寔居
必以禮整妻子有過勉冠自警喜怒不形人莫
能測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童恢

恢作種

童恢漢宗世瑯琊人少為郡吏執法廉平太尉
楊賜聞而辟之及賜被劾掾屬思歸恢獨詣闕
爭賜抗詞賜既得理掾屬復來恢即不顧杖策
而辭尋辟公府除令 賞善勸農流民徙居
兗除虎害吏人歌之青州舉異遷守丹陽時嬰
暴疾未至而亡弟翊漢文素有高名宰府先辟
陽暗不行及恢被命乃始就徵除長須昌異政
日彰生為立祠民不能忘聞舉將喪素官言遂
不復應辟卒於家焉

第五訪

第五訪者京兆長陵少而孤貧身自備耕以養

兄嫂暇則學文察宰新都政平化行三年鄰里

開倉賑民一郡全活吏民豐放順帝嘉之界無

呂純陽贊

避哉至人納氣鳴濛含道棄俗秀景玄冲塵質

多變異世猶逢翔嬉洞庭行天以風時引長笛

龍吟大空溟之神化超然絕綜導藥延紀潛成

魯仲連贊并序

夫偉奇淋儻非常之人必非世所易有然必令

能令已重斷絕躡塵之中飛薄日月之表而非

如珠璣象齒翠羽犀布琉璃文甲生蠻夷窟澤

間丈夫賤賈所得而挾玩之也是故糞敗而不

為羞寡居而不為徒居前而令人輕居後而令

人軒辟猶猛虎藏之溪山之中搏物而食之夫

誰能制其短長哉於是作魯仲連先生贊

西戎信信靡國不震載圍邯鄲六陷長平矯矯

先生是肆是愠責辟新垣復然魏軍東節蹈海

解患圍城營梁紹晉萬國是楨約矢射書田
有勳偉哉玉貌猗歟先生

齊王田橫贊

余覽史記田橫與漢三事至尸鄉未嘗不哀其
壯意氣危危然真若挾匕首當胸而人易死也
又恠橫五百人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著而莫
為志其一人姓字何哉

赫赫齊王肇開土疆雷震做窳龍變鷹揚爰率
秦楚僭榮以亡肆給厥旅時惟弟橫馭戰歔歔

來走於梁惟漢截楚梁惟漢輔漢祚既登肆赫
斯舉惟彼齊王爰度伊始是用卒斬義形烈士
桓桓漢祖亦霄其渌

漢壽亭侯關公贊

惟公忠勇遭世孔棘赴赴虎烈披草騰跡協美
贊主夙夜電擊洞開堅陣辣身刺敵效曹歸劉
不忘舊德同拯天綱昂兮漢室鴻運雖傾光靈
允赫歷世欽祀罔不昭格神之休矣佑我邦國

孫臏

籌策之行亦以其時徭徭刑徒卒為國師更
顯畫損竈曜奇齊是以強魏是以危秘我籌
讐滅名垂

金先生閒居圖贊 并序

先生嘗為烏程丞以非時解歸養恬丘園閑純
人事暇日乃命工繪寫閒居之圖以自娛焉予
聞玉韞則山輝珠藏則川媚骨相既彰矣俟謀
鑿乃為贊曰

猗歟先生嶽峙川瀟托豪素以圖形儼珪組之
在目體般般以安肆容商裔而恬漠舒玉趾于
芳臯攬瓊藹于秀木熙熙乎瑩清真藻玄襟暢
幽情于遠抱解塵絲乎近俗于是以延遐齡綏
景福諒帝力之無施豈天刑之能束實仰止乎
伊人殆云希古之高躅

陸翁閒居圖贊 并序

陸翁名 字 避世隱名秉心獨善寧池並
隴築室依林嘉樹列園芳疇匝舍舍太樸而無
擾循四序以為歡若翁可謂抗迹區中逸情安

外者矣猶子希臯索于贊翁之奚夫以盛德之
形容而伴缺于紀述甚未可也輒系之以詞其
詞曰

茫茫大塊貞風浸薄粵若斯翁不彫不劉就閒
曠而無為假丹青而有作析眉宇之觀止仰襟
期之遠託若夫宮宇靜謐周除爽廓脩梧掩霞
喬松蔭岬選擇玄圃之芝迴舞巖山之鶴心有
親于魚鳥身不煩乎耕鑿用天道以取資從時
宜以為樂得性陋乎千乘養真擅手一壺水綏
景命之期不拘當世之縛嘉矣哉吾雖未接乎
斯翁允已謂其高邈

貞孝讚

并序

休寧程汝義慷慨士也蚤世而殞妻汪孺人抑
哀矢志日夜焚炷教誨兩子善宦善夫以紹家
聲操行高潔有合典經未數歲而善夫又夭孺
人哀慟病噎善宦身往泰山禱母年壽而孺人
疾果有瘳比善宦忽患危疾孺人憂勞疾復轉
劇巫醫靡驗善宦繼室陳氏年始二十惶悼不

知所為乃詣嘗所供養觀世音菩薩像泣數精
懇願拔姑疾既而潛封股肉作湯以進孺人稍
為強飲疾尋有瘳而善定亦就痊損里閭聞之
咸共驚異以為孺人能堅苦節之貞陳氏能發
慧根之孝貞母孝思在性天篤是之格天而天
祚之福也善定仲父汝玉亦以家門事行惧使
湮泯遠乞讚詞以標女憲余觀程氏世德之盛
流布四方綿遠百世衆餘萬指代起十指而閭
闈之內處變能亨又有出於常行之外昭卓如
此豈所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者非邪且
善定始以願孝抗義而來故余得周知之竊用
嘉歎為之讚曰

穉穉貞孝實稟于天匪授于艱曷克以宣維天
祐德宜康宜休宜膺景福曷艱是授引機喻訓
勞且見情進乳延年翫日還明嗟彼古列異報
同塗于千萬襪與之合符維貞維孝格于天慈
天人交格家無癘疢允茲德徽庶其有赫令閭
令望維內之則

金胤甫像贊

嗟彼髦士恂々厥容不
不佻以文自攻意語
驚出理贍辭豐將翔將翔宜顯而融如何不淑
以頌厥躬丹青寫真聖子圖中徽音往矣終古
焉窮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郡俞允文著

銘

座右銘并序

余年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四十荒怠
無成懼終泯泯竊自痛艾思所以檢身之方偶
讀崔子玉座右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
行之其後陳伯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大抵
不及子玉庶亦略盡矣而終非吾所自得因深

省其闕續為座右銘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己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
諱言臨富慎勿希居而厥其貧勿皆委諸命己
則不能勤勿徇飄飄名反使喪其真固窮要之
死弱操焉足敦嗜慾敗節義專貨則滅親浮言
久之賤多事生埃塵伏謀促天紀荒慮耗精魂
厚善難為基纖惡易成根善惡由一域共路險
蓋門幸慎戒之哉永永令名存

心銘并序

余既為座右銘又嘗以古有歌器挈壺玄鑑
鐘曰器並有深理足為鑒戒故復為之銘以補
座右之未備云

歌器

爰有歌器其音鏗鏗不可以擊其體欵欵不可
以槁基此虛舟胎乎滿撲履中斯正懷盈必覆
顯顯君子尚象作則展彼天道有畧有食矧如
之人悖之能吉保冲致和勞謙受益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挈壺

爰有挈壺窮神盡制揆景司刻造分昏旦參紀
律曆物以榮氣時由代革一往一來微若呼吸
日居月諸綿載萬億在古聖哲疾焉是惜孔至
朝聞周戒夕惕來短去多難得易失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玄鑑

爰有玄鑑竅象規規含此明德延光納照物無
枉匿唯日與火反觀則惑人之能觀好惡是辟
豈若茲鑑昭我真則妍媸互形裛榮畢集彼雖
無知鮮不自飭鑑道若斯何有迷惑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靈鐘

爰有靈鐘豐山之崩天委異質應霜而鳴無假
考擊惟以虛受亦以虛出清疏萬籟洪暢八極
其來有感其去無迹既似侯時又類守默豈若
庸音與衆齊律至哉希聲養器怕寂式是茂勗
以永令德

龍尾石研銘

懿茲天琛出自幽穴含負太玄丁此毀缺沐之
清源華星晝列粲粲敷文千歲不減

井銘 并序

徐使君子與為藏書高齋其中庭深廣不踰百
尺去庭之半累石為山山之隙穿土為井井泉
清溢於茗飲最良凡盥漱溉滌咸于是乎取之
子與以為是井於吾齋為有功宜刻銘以示永
久銘曰

惟井之功利物實滋當曠而溢深緘不施清氣
朝升踈寒夏淒神龍采螭合耀重暉昭刻後世
使君所制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

吳郡俞允文著

誄

東海徐公誄

徐公諱

字

長興人也負義任俠而拳勇

好擊刺之術少孤養舅氏家舅氏有仇不能報
公日夜袖鐵椎椎殺仇仇懼為謝過乃釋之家
貧自力作甚苦至與兄弟分財多所推讓以
故人大義之晚未喜觀書大畧諱琴咏歌以

其志又治山園秦二馴虎嬉游其中蓋斥絕
人事人亦少有知其盛壯時事者此其志真足
賢哉公之子中行曩者以比部郎中以折減刑
獄至吳郡乃辱往車騎款言相屬為余道之如
是公時年八十安和逸豫誕綏寵命余因賦詩
為壽以為比部使歸之獻今甫三年忽承委代
遂令高義莫嗣遠識悼心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惟徐之先偃寔誕興肇自栢翳合姓于羸肅肅
郡邦來歸其仁惟仁與義周當之昏于彼姑蔑

以走壘城曰禹曰章葉散條今天降之祚多有
聞孫爰在于公矯志貞厲依操俠烈游心材技
所尚棄同匪曰詭異厥初不悼丁此哀瘁鞠之
育之實惟舅氏公之戴之之死靡貳惟舅之仇
我則云懋亥推晉鄙離扑秦帝人有之心千載
一致潛輝蓬室底力自肆義發睦親辭豐安置
藹藹芳風遐迹攸彼惟此道性於何不淑曾是
恬曠以就煩促道遙琴書樹藝業竹春言東臺
延想林園候煦鋤新迎秋刈熟業謝無求理

止足養飼雙麋馴跡巖麓緱山柳鶴都下牽
人禽殊倫冥化偕漢皤皤鄉耆比德焉忍惟晉
哲胤平刑惟明天子命我于吳之疆惠茂幽園
如熙春陽輿馬翹翹德音洋洋賁我衡闈束帛
是將疇是拔俗以濟謙光惟時聞公既壽而康
文疊疊賀言乃崇其慶彼居之子亦既堂堂鮮
作白華以莫不臧庶幾百年景福是享胡嬰寢
疾遽爾淪喪嗚呼哀哉惟余與公曾未遊集欽
賢懷仁有邁疇昔乳乳孤嗣增欷累悒踰日踰

月予喟莫及嗚呼哀哉天地幹運萬化相靡
生異塗趨死同城人世代門膠若紉纏其間備
短孰云能執嗟乎徐公于茲永畢露泣新條風
飄舊陌豈謂常然而不是戚嗚呼哀哉

明故刑部尚書顧公誄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七日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卒嗚呼哀哉仁賢須逝萬世同途而國失師
民亡瞻恃寧不有遺愛遺直之嗟滋遠滋漫之
感惟古誄德可以叙哀乃為之誄曰

昔自勾吳幸來長興爰及三世公斯挺生
夢麟龍首膺身應符啓運乃徵於神弱冠升朝
詔使輜軒帝紀是纂聳聞九天遂佐於饒惟刑
之理惟允惟明以息奸宄惟是屬邑彼寇震
匹馬馳說授首歸誠僉曰公功禁衛是徵衛尉
憑寵驕恣橫行公閑以法莫撓直繩出僉頌表
以董屬羌師徒糾糾大旆煌煌于汀于漳函
劄勩雷震温火實候予疆時惟新建雄武先
公實贊之王略是張柳桂煽雷千里相望我振

我旅神干鏘鏘方險既夷稜威彌壯進陟憲副
分隸南昌逆藩始輯招徠叛亡夙夜在公智
謀長讒口掇拾抑厭靡亢璿玉致美雖菽藿
亦擢方伯齋變知方過矣溟荒苛慝易作乃
中丞以拊孱弱議寬嚴嗣甄錄勲庸宣文
昭洗顛蒙資遣轄車賑給羈窮咸俾萬里歡
舊垌化洽時靡四方攸同奄罹內憂承訃
有于新典投閒杜門十有五載公望復振
汝往再拊滇民救亂不棘事後歸仁越

用刑濶文克簡睿聰為國憲程直道見諫
害能改官南部引年見情寵命雖渥時黜青
遷延三載終以辭榮言旋言歸稅駕丘林昌祚
弗延八十三齡條韜休範永替芳塵嗚呼哀哉
緬惟純德氣茂才良學綜百氏藝窮九章恥一
不知彈思無方繼心溫讓體物弘詳潛德不居
隱善則揚恪從王事允緝典常不忒不矜于何
不臧惟帝穆穆思存厚終于以醜醜丘墓起封
玄冥司節日月既窮誕啓今辰龜筮龍從翼贊
靈輜長遵壽宮嗚呼哀哉猥余薄劣叨承宴私
燔膏膏憇命韻稱詩時加獎飾有邁等夷間嘗
置醴扶榮相携躋躡丹磴田遲翠微雲心泉
林杪帆移神均遠託景晏忘疲循念疇曩有
良知豈忘會莖攀挽素綏徒然負病望慕增
如何一往莫睹光儀嗚呼哀哉

故學士華公諱并序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
士奉直大夫華公寢疾卒于里第春秋七十

昔自勾吳聿來長興爰及三世公斯挺生
夢麟龍首膺身應符啓運乃徵於神弱冠升朝
詔使輜軒帝紀是纂聲聞九天遂佐於饒惟刑
之理惟允惟明以息奸宄惟是屬邑彼寇震發
匹馬馳說授首歸誠僉曰公功禁衛是徵衛尉
憑寵驕恣橫行公閑以法莫撓直繩出僉頓表
以董厲羌師徒赳赳大旆煌煌于汀于漳凶醜
動勦雷震温火實侵予疆時惟新建雄武先光
公實贊之王略是張柳桂煽雲千里相望我振

我旅神干鏘鏘方險既夷稜威彌壯進陟憲副
分隸南昌逆藩始輯招徠叛亡夙夜在公智略
長讒口掇拾抑厭靡亢璿玉致美雖救蓋虧
擢方伯齋變知方過矣滇荒苛慝易作乃
中丞以拊孱弱議寬嚴嗣甄錄勲庸宣文敷
昭洗顛蒙資遣輶車賑給羈窮咸俾萬里歡騰
舊垌化洽時靡四方攸同奄罹內憂承訃亟奔
有子新典投閒杜門十有五載公望復振帝心
汝往再拊滇民救亂不棘事後歸仁越

用削漢文克商睿聰為國憲程直道見謫
害能改官南部引年見情寵命雖渥時黜青
遷延三載終以辭榮言旋言歸稅駕丘林昌祚
弗延八十三齡條翰休範永替芳塵嗚呼哀哉
緬惟純德氣茂才良學綜百氏藝窮九章恥一
不知殫思無方繼心溫讓體物弘詳潛德不居
隱善則揚恪從王事允緝典常不忒不矜于何
不臧惟帝穆穆思存厚終于以醜醜丘墓起封
玄冥司節日月既窮誕啓今辰龜筮龍從翼

靈輶長遵壽宮嗚呼哀哉猥余薄劣叨承宴私
燔膏宵憇命韻稱詩時加獎飾有邁等夷間嘗
置醴扶榮相携躋躡丹磴田遲翠微雲心泉
林杪帆移神均遠託景晏忘疲循念疇曩有
良知豈忘會莖攀挽素綏徒然負病望慕增
如何一往莫睹光儀嗚呼哀哉

故學士華公誄

并序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
士奉直大夫華公履庚卒于里第春秋七十

白著海宇持懸謬賞彌積歲年未覩光儀
吳景季子水部克纂先志仍遣訃言知音永乖
有感偏識夫悽愴之旨以誄為先遂用誄之以
累至德是知徐君墓樹終偃芙蓉之枝太尉惟
休不歆桂樹之氣其詞曰

邈矣遐胄宋之公族蟬聯條分允惟戢穀魯有
孝子至性天篤天降之祚以衍嗣續爰居岷
族弥熾興越有千祀公斯挺生純諒閭敷夷

洲靈舍稟茂德弘劬舊聳弱齡擗藻秀振入羣
敦行孝弟研幾典墳麗辭合趣達意成文堂才
厚蓄廣記洽闢擊優時至升朝入仕翱翔翰林
超騰逸軌紛綸弘經漢湛析理靡曠不索無微
不啓芳風颺颺護口鏘鏘志隆位屈欲往違方
迴跡民部出替淮糧託疾求免隱括韜光既塞
而通乃佐共戎有此顯畫寵命是崇並召儒碩
入侍彤宮雜難疑義以闡道宗公秉撝謙辭還
舊秩亦既纂訓光昭懿實竭心亮采以贊王

遂遷侍讀金幣載錫既建東宮詔諭殊俗屏斥
曠眊傾夷震肅會置宮僚尋擬經局青蠅一穢
終能點玉公復翻然乞覲歸還旁闢園治娛侍
承顏親反不怡旋起朝班養隆雖敬順志為安
閤試西京甄拔湮淪濟濟豪彥多躋顯尊帝曰
汝賢將傳儲君人之醜正卒以訕聞清濁異源
進退惟時公之攸好匪爵能縻允慈矯節晏容
知幾棄圖獨善懷我秉彝乃葺家宇廼振初衣
高謝纓紱益究辭樓剪剔蕪音以鼓清機機要

之妙曷盡於辭抗義尚行周亟振窮親踈加恩
靡間初終結友恢賢能開心曾風期之昵萬里
遙通六既家居城府罕至言念城守狡寇橫恣
首輸私錢堅其險備衆始奮作卒免陷潰且議
時艱曰野是經蠲徭科訟害去利興鄉邑感德
置祠見情居家入仕為世作程中歲好道端居
保神精粹為徒滌穢氣頽齡可制還童反真
如何不吊殲此詒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位不
滿德自古云然疇能不惻良璧掩耀秀木委質

行路增欵曾是為戚余以末學貧病荒沈罔或
交頽課筆通心倏尔辰訃悔余素襟溘焉往矣
莫報知音嗚呼哀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祭文

祭內兄梁貞仲文

某月某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貞
仲二兄之靈曰兄有闊懷洞無町畦衆或嘲哂
兄能不疑兄有長才發為歌詩停綴是耻滿紙
須臾延廣納新家鮮留儲人之有紛待兄而治

以兄之幹無適不宜晚竟齟齬計偕京師遭時
警急顛沛莫支旅食風塵玉色就衰授教平陽
負嶷而居宵悻峒庠畫鷺烏夷祿既酸寒百指
相隨日纏疾疾窟若囚羈曾不幾時函問倏來
念昔與兄重此睽攜與兄所若終當轉佐胡遽
以此去我長乖兄常自視世罕與期謂我于詞
不以割為於稠衆中獨異亟施我實庸鄙早落
塗泥欲拔我貧處我幽棲兄今已矣斯言曷追
兄之云亡奄忽經時歸骸阻亂復次河涓千里

游魂飄蕩馬依鳴呼終蹇天竟何如日兄之妹
于我而歸唯是先公與時抵巇亦既容死痛心
未涯斯固何祥兄復嗣之人之哭死尚有等夷
今我于兄實倍含悽死生道隔永絕音儀焚我
哀言庶或有知嗚呼哀哉尚 享

祭朱仲郎文

嗚呼公有雄才早歲奮趾筮官行人遂遭左掖
嘗寒額頤糾奸屏慝稜威所向靡不脅息熱度
之內公譽有赫再遷南京為京兆丞眾衝信節

白壁青繩一斥不復解體家林公忠其動懷實
非欽江湖魏闡子牟之心惟公之忠實簡上情
國爵屢加寵賚頻仍咸期大用以贊台衡胡命
不融沉痾遽嬰天子悼和賜命優臻遣祭致哀
營莖起墳輝映玄堂時以為榮公雖祖逝遺芬
不泯矧厥哲胤克樹休聲有如公者雖死猶去
言念其叨奉末姻預聞卜葬將廸嘉辰一旦萬
古痛何可云敬陳茲奠以訣幽明尚 享

祭周虞林文

嗚呼虞林而至然耶子之聰明人不能加以為
黼績非身之華與今之為又焉足誇乃獨謂古
心之所奢古人不存其器完佳高敦周爨飭置
其家往往異觀翠綠丹砂一室之內子之所安
雜圖與画教暑徂寒子之嗜之忘事與餐象嗜
以目或不能堅子有真嗜膠心染肝從取其直
千金不難子之于書劣歐與類神入精出寸楮
寸言選擇毫穎隨意所便自以伯英所未能先
又嗜隱處庸游罕觀匪觀而還如遺屈抑意所

不堪矣常有七子之所為人實迂之有不謂迂
笑以為奇唯世講少乃始猜疑凡今之人匪勢
則利猛獸鷲鳥所不能屆其田廬極心所詣
及其久也禍亦隨至此子之迂吾以為賢子之
死矣亦既五年復有知子吾美憾焉興嗟于人
人始云然嗚呼知子乃此乎止夫人之生肇自
孩稚從壯而老形與神沮既老以沮以遠沒齒
一何從容彼我意見世之是非踐於習中白髮
隨顏皆成老翁如此而死涕復奚從今子妙齡
意猶未已相視幾時奄迫濛汜假子有知豈復
還期萬世之別決於一詞重泉九幽寧復余知
醉子哭子惟以送悲

祭文內翰文

邈矣季子清風肅然誰其紹之先生之賢獨視
千古篤行自專研綜典籍含腴以鮮發為文章
相如馬遷乃與時迂亦復迂邇雖以薦聞非心
所便臨組乍縲旋憩丘園隱跡矯時秉操弥堅
開心靜居心耽其玄稽篆邈隸草篆楷法至

善画随意所宣上自王公下逮窮閭爭識宮牆
肩摩踵駢往往四裔碑版摹鑄於惟先生立德
立言遐迩景附猶海納川登享壽考九十三年
子孫彬彬禧社實餘資始守終德茂山陶今所
追悼位與德愆邠失休範士失師傳胡不愆遺
歸神下泉其忝姻末夙奉光頽心歎目眩瞻望
靈筵申奠告哀以展薄虔尚 饗

祭張通進文

爾法族之嬋媪爰初謀乎燕公幼瀆茲於累葉

揚厥聲之馮馮惟先生之啓運毓奇秀於鴻濛
蘊內美之信脩當蚤歲而奮庸遂牽絲以出牧
應三州之大邦攄奇畫以弭寇六恢儒而尚農
憫人民之流亡若痼瘵之在躬司爽鳩而慎恤
俾清譽於岱嵩忽黑䟽而被悃陳孝道於無實
既予告而歸養愛彌敦而敬隆伊厥考之眉壽
信高朗而令終乃構廬於墓田精誠徹而上通
策玄燕於帷幕簡素心於帝衷被不次之殊渥
登大僚而顯融肆出納於羣言猶虞廷之命

亮竭忠以奉職思日贊乎天聰丁九廟之禱
遽引咎以自蒙賦歸未以咲傲展五岳之幽踪
道秀句于巖頂走赤牘於壘中駕靡停於熾暑
席長挂手隆冬協風期於未覲即傾蓋而交濃
胡冲懷之無忤必虛舟之有容故意雖絕于翼
煩而名每薦於羣公猥承乏於閩浙幸先生之
過從開固竭之情瀾露難挫之詞鋒矧綢繆于
師旅表嘉頌乎微功嬰悼亡之慘毒又枉吊于
哀宗感深仁之遠浹喜光儀之屢逢延嘉話而

非一飲湖上之青峰謂仙齡其必邁與邈邈乎
比崇嘗綴詞以相祝匪空言而致工慨江郎之
奄逝而速先生以自同方評信之輟踈乍遲疑
而內詎竟承訃於莫救斡余心之不克聞哲胤
之皆賢偉堂基之日隆且大暮之同寐莫憂歎
之互攻然終古而永隔固弱情之所鍾聊寄言
而遣奠遙灑泣於便風倘遺靈之未遠冀有鑒
于哀悼尚饗

表張處士文 并序

處士張君者名冲字應和自少耐儻不肯學世
儒循章句趨趨取困厄乃挾其費行賈都邑間
交驩諸豪傑取名聲久之輒復厭遠遊歸鄉里
益治產業周貧卹匱振人之厄尤進父先生長
者購古圖畫鼎敦雜器物珍恠與共欣賞然亦
徃徃製為奇服抗跡巖石用自卓絕於衆以故
州閭多稱之年六十而卒初余未嘗接顏於君
幸托末契於君之子鳳翼敲翼而知君之行義
出恒流若此又能使其子並以文學知名當世

豈不豪哉今二子方痛恨其父不獲登享遐考
介膺景福欲託之文辭播芬馨於將來余友王
元美已撰次君行事為傳因剽其旨為文吊之
辭曰 惟壞行之耐儻兮卑狹士之妙謀懷憤
恨之頗頷兮長職罵其若囚時冉冉以逮耆子
何名譽之能脩決絕墨以自疏兮遂託志而遠
遊遵上都以憑覽兮殷品物之混稠聊乘時以
息財兮競闡闡而周流交諸豪之翩翩兮爭赴
諾而命儔聘浮雲以邀嬉兮依古俠以為則

賸賸而懷歸兮望舊鄉而慙萊悟羈旅之無成
子循織畷以自殖構堂基其日增兮飭家行而
不忒信中情之弘濟子亦周匱而振厄厦屋備
施以濬邃子列珍恠而媮適尚世哲之優游兮
乘清閒以娛集永窮年而究欲兮恣甘腴之所
擇類向子之畢娶兮肆順志乎嶮石狎素侶以
徜徉兮匪勿勞而遠歷承止足之誠兮庶年以
遐逸胡稟命之不融兮遽懷和而長輯憫二子
之訖斃兮慨殷恤而周極抱永慕以緬綱子思

纂言而播德日余既莫覲其清塵兮尋響像於
疇昔慨齊世而多違予幸義風之未格爰興文
以敬弔庶流譽於斯域

勅漢楊孫羸葬文

并序

王比部元美嘗為楊孫贊嘉王孫生能厚自奉
養及死而羸葬以矯世之厚葬者為高且嘲余
之不知王孫余謂王孫之自厚其生既乖神聖
菲薄飲食之儉又無至人延年却粒之術至於
死而矯世皆非道之極也因戲為文勅之以

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菲飲菲食爰在至人延年却粒玉漿
之奉甘膿自賊死而羸瘠矯世矣棘以囊盛尸
入地七尺又脫其囊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
能鬲亡形亡聲矣化不得死而為鬼鬼既為歸
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死而
矯世豈道之極堯之葬也可謂簡易胡既言之
而不是或嗟嗟土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
其跡敢告冢人以正邪慝

神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怪必其不
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者
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
下而又以為怪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

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菲飲菲食爰在至人延年却粒王孫
之奉甘膿自賊死而羸葬矯世矣棘以囊盛尸
入地七尺又脫其囊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
能鬲亡形亡聲奚化不得死而為鬼鬼既為歸
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死而
矯世豈道之極堯之葬也可謂簡易胡既言之
而不是或嗟嗟土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
其跡敢告冢人以正邪慝

神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怪必其不
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者
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
下而又以為怪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怪而亦不
其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夫惟無
是以怪夫惟怪是以無怪是怪之名也以天下
無怪而有無怪者非無怪也以天下盡怪而無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淺矣且天下之
怪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怪而不以為怪之始未
必不謂其怪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
之則駭且笑以為怪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
語者半又五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駭且笑以為怪而不知昔以為
怪者今不以為怪今之怪乃昔之不怪者乎此
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有聞于後世
也是豈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
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
為怪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
下必以管蔡為怪夫天下之所以怪夫四凶管
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怪也以其不恒有於天
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則後世之

聞有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凶也蓋
蔡也以天下盡凶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
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
不以胡人為怪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怪後世不
以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也誤矣是以天
下之怪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
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漢印說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
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曄又集七十餘印
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吳郡吾丘子行工
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
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
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
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
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楨頗為博古秦漢魏晉
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
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縹戾不可辨識至此
古法盡矣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
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歎人吳考
妣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玉象娑羅葉變分舍
刹於金塔寶化於是西淪瓶水由之東注三千
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供養模神貝闢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願鹿苑以何殊
仰鷲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
此都之妙域也日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
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
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
之掌霞含古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迴拔喧濁
以斯妙域永籍閒安尔其劫代延長風烟頓滅
松檟皆脆皆成白蠟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之相粵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衆教以爲
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
慧其焉託載瞻堂宇篤志纂脩誓發一言弘薰
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刹敢擅當年孔內史之
薤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膝果用培廣
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壞有類
爲山件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齋運
遊智刃于梅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
牛泥讓潔雁塔輒揮庶十方法衆之禘禘終茲

了義薰一郡高賢之濟濟早勅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
惟劉龍知之竊流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
曰用其名以爲字若漢蘭相如司馬相如也蔚
音寺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尉音暢爲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爲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

之相粵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象教以爲
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
慧其焉託載瞻堂宇篤志纂備誓發一言和薰
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刹敢擅當年孔內史之
薤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膝果用培廣
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壞有類
爲山竹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齋運
遊智刃于梅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
牛泥讓潔雁塔輒輝庶十方法衆之裨裨終茲

了義薰一郡高賢之濟濟早勒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
惟劉龍知之竊竊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
曰用其名以為字若漢蘭相如司馬相如也蔚
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尉音暢為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為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元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
有容隱謂與今工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
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舊
莛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殆無以過臣竊念倭本
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雖雕悍狡猾冒死徼
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
淮齊之師發荆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
屬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
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
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顛顛處窮城之中朝不及
夕而寇輒殺掠垆野俘培子女金帛攻城殺將
未有去志新冠復來黨與日衆已有寧息之時
而統帥叅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 階下
赫然欲誅之意上遺 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
救仍遣文華沉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
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陞
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含血被由

泯泯轉死滿壑所謂屍未腐而名滅臣有弗能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出於計數不達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况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敕必多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况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消塵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屢遣諭告曾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為名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飭練戰士一如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飢勞絕其

使道毋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強為萬全必勝之
策信威遠夷則自然懾懼不敢犯境况深入耶
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亡者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
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
海險絕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
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崑
山自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幾

至力屈兇威鉅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
乏人揀援故也是以寇發輒轉殺掠如入無人
之地非待召募 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
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孰計東南州縣宜稍益
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之相
濟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內地
於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令兩軍

接是不及旋目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級
挫銳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
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
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
終為它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
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
或為它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
身已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
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冊庶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林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
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處
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野戰相
亡逆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
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勅所在募兵
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林技異常如兵法
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時

吏尤須驗試詳委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
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悞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諳水道及操舟善鬪者多漳州泉州
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巖有海滄月
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
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
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船下灣有兩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船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任劄梅嶺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任劄
桐山照依海滄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縣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安溪都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又守侯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兇悖之心矣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彘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稱膠兵其于離絕父母歲月怨曠

騷動不異陌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侵害甚難節
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不違
增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平應擬合于近賊州
縣明諭會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林
強勇俊者使之訓練如毒弩長鎗勳刀標記之
蒐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三軍三軍服
習其氣必銳亦未必弱于客兵又不若客兵歷
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錄奏聞
臣本不得越分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岷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
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
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
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
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岷山
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
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類
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
縱橫取路罕辨涯淡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
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
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
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
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乘入
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松江澆水為在後世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楊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聚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涇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備苟非厚築圩岬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岬低田與水漫漶此築圩累岬之法尤為最要范公仲淹云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足之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潦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脩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涇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空田事無以國用寔之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亦莫從而止嘗考永
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浚其功最
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重
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
為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
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
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
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
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矣

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規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校

書啓

上王侍郎啓

伏念曠遠所仰二紀於茲瞻企清光飢渴莫喻
前同縣生願咸和王重昂皆傳諭深仁特賜存
憶屬者敬純還時尤具委曲恩施不報罔知所
裁恭惟明公碩望著於朝端清風播於宇內

秉邦憲出總淮漕式分主憂允答民望天下
偉強力之士日用翹首希冀片言不可卒獲
困躓沉幽為日滋久而含氣劣弱受性庸昧徒
抱慚惶虛擲歲月行隳業弛有負夙心豈謂明
公橫加德念辟從雲墮但覺魂搖是以仰德之
餘寤寐難解兼多痾瘵寄命無期雲泥自乖音
旨弥隔輒因敬純銜恩再往謹力疾牽綴五言
古詩六十韻目之曰訓德意顯乎詞詞難盡意
輕冒威重伏帑汗流謹啓

謝大中丞銅梁張公啓

某性狹才卑年侵病迫不能遠跡流俗養真恬
淡有乖古人高蹈之度每以為愆大人舍弘猥
體逮下既以恩浹蓬戶仍加標署美名即使鄙
塵之中謬獲烟霞之獎榮踰羔雁愧溢立園辭
讓未遑莫能自處謹因縣吏奉書通心感至增
款良切糾結不宣

上張中丞所著詩啓

伏以中丞負高世之才統方隅之任精明勵

聲實知長擣藻揆天深仁被物揚沉發滯卓古
超今省忖虛庸日尋病疹矧之丘園之美猥加
羔雁之儀挹渥追慚係心靡所冀圖報稱實亦
何階謹撰五言排律詩三首少當頌述又別寫
雜體詩四十五首以備機彈儻定以一言當永
為模範且塵困朽質誠愈於刷清源而蔭玄景
也冒干威重弥切兢惶謹啓

荅王元美書

以者得奉手札兼貽所刺鄙文及惠贖前後重
疊雖時荷受非心所安竊自念生平多疾才復
謏拙認於時趣往往同里友生即有累歲不獲
接面者以此世益疎之辟如鳥獸之性與人彼
此皆少味耳故與世寢遠寢貧賤積漸使然而
非喜為此也至於文詞朴野之極反復類古僕
豈能遂託於古哉頃蒙所為集序於僕既不當
鄙而稱引與所期待大浮本實雖私心冀於足
下幸致非譽而遠挹慚惶豈有既耶但足下之
文卓絕邁古知者咸謂類司馬子長今之人

有焉是余之文將由是下不朽矣然亦寧無
足下知人之哲哉以此每不自安今足下亦
偉茂加富盛之年擢轉大僚統兵方隅遠樹旂
常之勳使余蟻石之老能聞而心醉之雖遠為
慰所恨未緣即奉光塵消此慚惶耳聊賦七言
古詩一篇以申翹企之情殊不足以勝足下之
譏彈也一笑

荅陽曲王布政明輔

允文裒病日至切省疵陋短才無足取重當世
獨明公相違數年遼隔數千里况一時勢分之
懸絕而推誠下逮弥久益薦即以筆札之微庸
拙不能近古而遠辱嘉命損貶頻仍每用慚惕
不遑致感某亦不敢自感以為已長惟明公清
簡直方通明端雅專靜內厚而欲去時之佞他
諛俟之習姑與褊質踈櫟忤俗之倫為方外之
交以整遣而不必其盡賢不然則允文之謀春
明公固非一世之知也且復張引廣為難之於
人必不欲止於一己之知己也與善而不求

為德而必要終明公之大賢何謝古人其何事
而遭大賢之謬矐如此恨不能擔簦千里函楚
光儀以展至款信還聊附狀申候仰冀白慈俯
賜矜亮言何能悉

與王建寧敬丈書

蕭侍中子雲書梁武帝謂與二王比跡其名特
冠當世而張懷瓘書斷又云隸書飛白入妙小
篆行草章草入能梁武於書鑒最甚精不為無
見其書世亦罕傳今福州府學有子雲章草書
出師頌是元時虎都魯沙仲威模刻可榻之

荅王元美

陶貞白傳綠疾動未便得書蒙示河南哀冊題
詞甚覈宋公直以歲日叅駁謂非褚文是好博
文過也此文諸書所載不同意其文佳喜為人
書信意更定致多訛耳蕭子雲出師頌元虎都
魯沙仲威摹刻福州學中嘗屬王敬文往榻竟
不能得今聞索靖出師頌墨跡尚在文氏疑為
蕭書須取刺本校之所鑿唐文皇及弟進士

多肉少骨文皇論書唯主筋骨當不自怪其書也蔡未蘇黃諸帖輒為鹵莽題記懷素千文即深意求之固自險拔而乖處甚多且其性顛狂枕藉糟麪潦倒公卿之前書果止此即大人令弘胡能斯須與之游處昔任華贈懷素詩謂其假張禮部得名是有憑藉故能傾動一時或其書不必皆佳或其少作得名之書必不止此豈其書專主峻拔它有不合更不復論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中丞書

恭惟明公不遺壞室之疵賤名見舟船接觀踏涯實傾羣聽復承垂眷欲因元吳園亭招待清宴某不敢依違過陋輒便追隨奉陪末座於時益復脫略矧以古人之禮雖長孫能廢龍丘之癖次公不棄許丞之聾無以過也不圖頭風竊以戲頰攢眉偃蹇衆中有坊明公之威重竟避深村老生疾根頑固遇明公而不知自解即孔璋之檄時復奚為抑曹公之多蒙而不

不錯得於檄詞明公之慈煦祥和使疾勢舒解而難漢事固殊塗耳豈冀明公留軫重遣翰教副以腆贈禮隆仁至拜受慚惶仰企光儀踴躍無地謹具蕪狀仍附縣差申復特希台慈俯賜鑒宥某無任敬悚感輯之至不宣

上邵太守范公書

昨奉手書詞兼友生繕寫所為詩賦皆鄙拙聞有大道竊以為持此以往雖竭情披素當益折減不足以自通也不圖漆仁遽湮傾注踰涯

揣分奚堪實出非望當時髦俊之士欽仰風旨希蔭光儀莫不聚目攢耳改視易聽以為明公之于允文殆古之所謂知己也夫所謂知己者言其本無聲援獨能擢舉衆人之中施恩不報之地乃為至耳今允文誠以為死灰不復然矣鍛副不再奮矣而明公愍其荒沉不可變化反覆敦諭由加獎誠必欲使不枉其性以盡其材良嗚呼明公之于允文固如此哉且明公道峻義方志廉行潔躬高明以持已不委順以隨人

義名實于衆口定褒貶於一言其于人良不易
矣而允文立談之間獨遇知于明公也如此是
允文雖未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不
問其賢不賢而皆歎其知遇之不易也今允文
六不敢廣自張引嘗聞馬有能千里者其斃枯
飲濁全集原野遊不出乎壇域歸必羈乎阜棧
久與凡馬同也及夫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
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胠投伐褐相胷膈
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而微表風生矣然而猶以形容筋骨也伯樂九
方歎則忘其毛物牝牡覽其天機而已是其于
馬至精也雖未遇夫王良造父之御不盡取其
千里之行而天下固果信其為千里之馬矣是
知馬雖不過王良造父而遇伯樂九方歎則雖
不能千里而有千里之名允文之遇知于明公
雖不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而有冒賢
之實斯不已幸乎夫事或可以幸于一時而不
能持于永久今允文一辱高鑒遂將以為終身

之幸是故幸莫大焉然允文公已委棄車馬
復疾疾彌曠其後徑無緣拜謁大府以絕柁
論罄陳微悃茲承寵命存臨而旌旆又當遠控
南服雲霄日迥酬德無門循念始終戰慄無地
謹撰五言排律詩四十韻庶幾榜人勞歌之道
伏惟不棄涓塵終賜甄錄豈勝至願

与王元美書

某頓首白元美郎中足下得去歲七月廿八日
書兼蒙惠詩省足下念存至厚也聞甚苦瘧寒

尋已復動殊馳情耳內史吳君足下未接清塵
乃遠見近納即欲使推重于時之人而此公何
以失鑒于僕若此豈足下必有浮實之譽念之
真若負范刺于背足下可為僕謝之頃自寇亂
早曠荐加天地焦涸白骨莠野萬姓惶惶靡有
懷生之歡而僕從枯槁偃蹇其間雖欲冀其餘
齒其可得乎若朝廷于此復無曠蕩之恩則
弱操之子終不能甘殉溝瀆雖有漢水方城其
無土崩魚爛哉恭惟嚴君勸實日茂寵辱

萬足下又以英才奉職自著美譽少吐一言
能弼濟艱厄不朽之烈矣在南征北伐乎萬
之直不如一貴之曲况貴且直乎願足下留意
焉下悲

荅吳明卿書

某頓首白頃王叅軍還忽辱賜書且怍且愕不
知所喻又云嘗枉舟船竟無緣瞻候光景至今
聞之益以欽嘆僕本弱才而頗有志于古之道
間嘗為文亦不欲飾募詞以希近觀徃徃拙樸

過之雖同志者稀所欣賞然枯槁于窮閭久矣
元美反以為然乃稍一抽揚之私自以為過量
不意復謀知於足下且足下体德含弘才情卓
犖遠規屈景之清則而又身居顯重之地吐音
抗論便足經世而乃猥辱于蓬茨之微定交千
里之外若數接顏慙慙最故者從風義所昵有
遺形骸如僕弱才又豈宜荷昔李充說士甘于
食肉由斯而言豈誠過足下哉而足下又以僕
方之禎卿禎卿婉約有度晉宋而下咸可伯仲

若元美信斯人之儔也而後邁時或過之其他
苟有牽率終未稱為成章以僕方之非其實矣
僕今痿守窮城又遭歲惡夙夜焦灼繫心靡所
而于筆札實有未遑足下又懸索之不以爲陋
雖欲申其極思已見乏源奈何聊往雜詩數首
以復來諭而足下亦不必盡求之於詞也惟當
抱義閑卧以報足下之相知而已足下惟矜察
之瞻望既遐彌勤企想

荅陸光祿書

昨蒙認眷猥示以所著文籍私幸左右將以藁
蒙而實非淺契者所易稱言且允文處才非時
身自癘痼永期沒齒而日月既悠信道未薦每
若履歲崔之絕崖臨廣野之無限而狹中弱操
所貯固馳不覺汪洋忽以自失因仰希古人立
言之旨庶幾接武往躅而才與韻違日得日喪
又無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
內耳以此媿恨靡以自裁而左右逆謂其粗有
知識至今以所著文就加披閱承命反側日夕

研求冀獲贖隱以資起予竊惟左右抱道含德
遺榮杜門玄覽六經大聖之要典發其精英以
標人文之準積有歲年今如郊祀議旁綜博引
章明天地之體以北郊配南郊非古以正大禮
刑法志卒反傳忠蹇傳以省刑為本持法為卒
忠賢有匪躬之節真足以昭貞羸而挫頑佞歌
詩取恬淡冥寂為高往往出於無心而其趣已
至至於書序銘誌之作尤有蕙雅篤厚之誠大
抵因文寄心託理定制非如近世循膚剝削盡
於詞而已夫天地發育萬物迫遽有不得不然
者豈宜淺弊者咕咕搖舌妄於稱言哉古之子
雲在後世之調和耳今李緒瑣瑣誠美足云謹
少効鄙人之私造次求益辭拙意簡不備宣陳
伏惟矜其愚而加察焉允文頓首再拜

上郡學教授向先生書

比者私仰觀光貌兼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
掖私心荷遽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為世出行
履謙冲道緜苞含志極通濟辭紛濃而守高棲

淡泊以持神推德匿瑕陶鑒庶品於時飛文以
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獨獨稽謀問
意其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心慮求所謂
瞻仰重興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捐放於教
外含憾而勤早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
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學于孔子段干木以
大駟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暴也而學于墨
翟索盧參之狡也而學于禽滑離四子者戮辱
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

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
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含憾勤早外違盛教之
益內包拙惑之差豈直闢闇晦排摧禮俗之
謂乎綜量致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
是以私曲煩縕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
自通則雖有控款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
陳寫以自解達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
高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
功其居也澗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素傑之

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
高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翱翔魏闕之上
而名滿四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勛業
鏤昂彞光輝灼而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
光盤桓壤室不搖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為清不
矯抗以為危不冒詬以逞顏而志乎德行不嚙
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溺于委巷善止于
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
於今之宜泊然無所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

其精宅於載藉貽誨於來世羣躡既遠而曠然
獨峙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
軌今某性能頑乏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節行
無推擇之奇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熾摟於
是二者而成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殊年耽精
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慙奇兮未窺日的後
懷伎癢終媿前英縱或志慮開拔遣詞過人域
口譏彈卓為精正亦欣然便以為得然而知其
一之得而未睹其一之失也是故智者研

士因時裸入而衣出者病不能變裸人之俗
衣而吹笙者墨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簫雖
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竿之得
也與衆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趨者雖勞
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衆之嫌
况復疾疾孳年精氣羸弱而欲與汗血之士賈
勇相排虛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蹙危昏
塞瞠然為遺種之老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
且某受命非尊小兒戴六歲而兩目失明隨聲

辯人動止無據投足向路怕若避柱更步生途
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
不能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
用餘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
豈敢言非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招織於塵形
哉某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
候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齋志於泯泯
以無聞是誠宜過而不遇也計莫有悖于此者
故既為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一帙以畢所

儻辱覽觀而甄裁之則是烏語道伯翳而鯨鱗
牛鳴逢葛盧而辯音荆山之璆不離斷趾即有
以垂洪輝而發長譽踰輪山年之駿一遇寒風
贊君之後即有以見微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
不幸甚幸甚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
惶悚之至不宣

荅歸有光書

某頃首熙甫足下承示所叙為張烈婦事天妙
理直能詳極其鴻烈義行讀之驚惋無已十室

之色必有忠信靈芝醴泉豈有涯擇哉及覽所
為諸友生書又歎足下美志風義振於流俗而
悲俗世之日靡也嗟乎今夫稱至德懿行於人
雖使愚者聞之必慕而悅之而知其為賢也語
淫溷汙濁於人雖使不肖者聞之必憤而疾之
而知其為惡也今親見其人之賢至于殺身而
疑之親見其人之惡至於殺人而不能憤與疾
焉自今以往天下之為善為惡者又將何所止
極耶則是陳竊然於瞽奏美韶於聾者豈若哉

彞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寃其利害如今日我
而女有不易之行而士固有一定之論四海之
內八殞之外與千百世之後其人豈盡終於罷
瞽戮彞倫反道敗德恟愁煩寃如今日而已耶
語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
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精誠之至同乎天符古
之瑰瑋豪傑抗行之子所以憑心積望願頷曠
恨懷氣於當年而能不與世劇滅者必有待於
千百世之後千百世之後其人與我不相解達

也而獨能大揚摧之豈世真有遇不遇耶故天
下之事始疑而終決者其決也必足以布信于
天下始晦而終彰者其彰也必足以揆麗於千
春今是下之義能使庶女之寃一旦如剗重淵
揭日月以銷東南數百里之旱豈不韙與如必
欲僕有所撰述以貽此方之人用以為榮恐薄
德徒勤翰墨不足以恢作者之軌為衆所信傳
示來世也為具小札聊布所懷以附徃信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坏乃辱王青州元美數見
相存許為知己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
足下之賢有耿介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建
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足下
五子詩音義清妙吟誦于口耽玩於心非復常
言可比念不獲即与足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為
歎恨頃又聞足下遠見獨慮翩然高舉感年息
心開廓止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儔真
可謂風疎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即身
容薄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
長同世而姓字康康苟風期所親亦矣在乎數
而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
篇以當面覲臨書不勝縷縷

與吳給事明可書

前常兩奉書雖不得問懸知雅意垂篤也予與
太守按部過辱枉賁衡閣間誦足下西莊新詩
清旨遠調冷然奏響入耳愜心足想逸情不可
言了接後又聞此詩已附周水部慶身送安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
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于此而
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逸絕俗之思蓋與世
遠不從蹀躞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
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子與八閩云
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親覲無期不勝企
禱

荅王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日浹旬矣中得足下
函書兼蒙厚貺番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
覺灑然頓欲滿此痾苦耳僕前時奉書六錄火
氣燥發頭岑岑寫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
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醜籍高
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其能傾倒人至此豈其
性然耶邂逅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
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年而長譽日盛
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閑逸有大國
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夫
夫之遺蹟誠鄙人所引領第自拘迫真無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
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予此而作
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逸絕俗之思蓋與世既
遠不從蹤躡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惜
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子與入闕云必
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親覲無期不勝企禱

荅王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日浹旬矣中得足下
函書兼蒙厚贖番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
覺灑然頓欲滿此病苦耳僕前時奉書六錄火
氣燥發頭岑岑寫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
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醒著高
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其能傾倒人至此豈其
性然耶邂逅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
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年而長譽日盛
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閑逸有大國
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夫
夫之遺蹟誠鄙人所引頸策自拘迫真

城中不能一蹴而起復何緣高視闊步跌跌
路千里邪特想足下寸心同馳飄飄比之巖
耳明善春時已決計北游僕直須寄心假彼
吐也人生最耆老無百年之期僕亦非不念
若更役役非心所便轉復不喜意足下亦不
此相短故傾僕委曲使者臨當發遲還書餘
尚未歡痊不能悉天氣向寒願自愛乃慰遠
志道來具審動理佳豫治行廉明為世矜範且

荅吳明卿書

復貽以妙詩課加推許灑然清響都盡常言又
特損資相餉紆意弥隆遠而不遺刻心何已
僕與足下限闊平生而遙情相懽逾於面昵東
方之言誠非虛設於千古也但未審何時獲奉
良談以慰傾渴元美當亦未竭情塵必不以
掖之賤加於二千石也想為大噉山川伊阻是
用痛脰書不具宣

與吳明卿

去月雖附書杜信而瞻晤眇復無期可為歎

所命詩序深媿淺劣不能曲討微言章闡大
然尋玩既久粗能會心用述彷彿冀答未旨
猶蒙褐瑤琳器類殊別益復重傷其致耳昔
宣尼不做蓋於子夏是不謬其所短也足下於僕
將無謬乎王節推周慎好古元美實其宗門今
接比貴郡其信往復用為書郵當無金玉其音
以副飢渴喜復何言

與李于鱗

去冬元美還稱足下衝寒出四百里外相唁真
凜凜有古人之壯節且損荅妙詩特以相况所
謂渥洼之駒龍門之桐大非倫匹矣三復來美
良以媿懷未知何緣追逐高踪臨席不覺神為
之馳也

又

昨見遊華山長句甚佳又聞有華山記當是奇
文章不惜惠示令共欣賞也聞足下下山時從
叢棘中出衣襦盡為冒刺又迷失道退之以來
惟王安道與足下三人而已安道名履元未詳

人精醫藥方嘗游此山頗為詩亡慮數千言至
今猶傳寫之又善画自為圖四十幅用馬遠夏
珪墨法今臨本亦殊絕也暇時當臨一二帝奉
觀以見古今人之不相遠耳

吞汪中丞

伏惟足下碩學偉才既已白著中朝而旁宣義
風開廓大分又能遠追中散千里之遊足使聞
者稱美甚善元美兄弟方殫為足下治具以究
平原十日之歡不謂旦夕乃遽揚舲而西而僕
亦竟不得少觀光儀每以為恨頃元美還課辱
手翰款然翁其虛襟既知獎掖時雖榜人乘流
迅邁俾高張咫尺有飛沉之異然情寄委萬絕
過始圖殆非常言可擬知便還京口當暫停憩
而裹疾淹遲不果輒行以副此懷聊擬古詩一
篇用見傾企特冀省納以備譏彈不宣

與周大叅乞除名書

承諭本縣猥以賤名應 詔退自循省不覺汗
流竊念朝廷初網亟於圖治雖於淪蹟廣為甄

求以基人居必有絕俗邁倫之行出必有贊皇
知化之略乃久自藏珍委而勿用時所歎譽成
謂述邦是宜特為昭宣以答天旨如允文性姿
庸陋藝術凡蕪名廁編戶之微身嬰沉痾之疾
杜門屏跡積有歲年庭長仲蔚之蒿座窳幼安
之榻誠以息心沒齒靡敢外干矧今濟時賢充
溢閭閻而獨垂情允文言之則有爽其實用之
則無補於時如斯之人實濫清舉尤於神明之
宰寧不有損知人之指獲譴衆多不容於口伏

惟君子相知有素曲為轉達便使除名則河東
白豕無復貽哂今日事出至衷必冀垂省不宣

答徐子與

去歲承子翰卒卒奉復竟失候太夫人行期殊
用悚惕比辱遺書兼致腆貺念之下誠有切至
之懷愧荷殆無以喻元美云如足下古意於滿
世見之尤足為慰可謂知足下矣聞足下治汝
寧能使時和穀熟別去宿蠹吏民敬信遂大喜
為揆循吏贊奉貽欲足下益以崇萬斯義方

古人也。且又以汝寧名郡，多古賢豪之蹟。尚欲
記載，輒欲相要，采輯遺事，將以傳之通都。副在
名山，此則循吏之規，規所未遑也。至如其何以
堪此，惟足下才弘學贍，雖當史事之煩，必有餘
力以膺制作之任。而遠以濫推，是使蒼蠅附驥
尾而致千里也。况復歆以嵩少之游，豈不火快
於私懷，特足下為恩之博，而忘其力之絀薄也。
必俟暮春氣暄，寒疾瘥損，或當為足下千里之
行，并展契闊，信還謹布。微悃，諸惟順時調攝為

慰不宣

又

前在吳門，奉覲顏色，得拜子相之喪，匆匆奉別
而歸，發舟不勝悵恨。比自秋冬，又苦舊疾，無緣
遣信以解契濶。比得公瑕處去月書，知足下又
往拜子相於金陵。蘭若中僕亦欲為誄詞，以答
子相之知。至今尚不得一字，而王司馬函問，得
及忽若陰刃，深入不覺至痛之切也。比聞司馬
臨刑時，不俟覆請，元美兄弟欲上書辯寃，徐少

傳書指相解事後五日已出都城計當買酒
溜解凍時可南下耳相知數子袖變略盡推之
人理當復何言比元美兄弟並有書裕此隨馳
上所須扁書并門帖子方疾茲財得書去人又
不欲停未能卒寫當亦在舊歲附往也不恙

又

承使者再至禮隆物重深自省忤過於所當且
又感稱彼山川之奇欲致同賞竊自謂生年
壽有踰沉沉今乃驟發於公是雖抱疾弥年必

欲決力并毒以赴公之課知亦須令千載聞之
以為快耳不意吾徒數公動輒困躓此誠天窮
非特人事然也王室多違賢人矢志即雲羅天
經所挂竟何物邪良以歎恨首夏計抵吳門必
須一信當奉詣暫遣積意至願至願所賦隨欲
附復恐有遺誤容俟別上使還謹勒狀布悃諸
惟順時珍調為慰

謝王太守

頃承台慈曲降尊既下逮蓬茨雖復懸壺之

榮光所決頓使忘貧因語府庭展其性款以
所天不圖江海鴻流弥增深廣愍其垢穢轉與
滿滌益賜燕閒浮觴接侍略去威重良誨繁加
時唯許丞正頗重聽而次公仁篤附特亮音垂迫
關夕罔知厭怠仍遣夜直引照明燈不知何能
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照明燈
不知何能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
引退信宿冀復詣謝緣狹舸搖蕩涼雨滋浥舊
疾載嬰便亟歸還仰惟事尊罪涉踈簡眇然勉

首靡以自寧隨命詠賦圖冊諸詩已竭庸思屬
韻成篇然蕪類百端多自憎恕不敢輒獻竊恐
稽久負譴至深謹遣狀奉白委曲想大雅舍和
必蒙刊定德教所及喜復何量伏希不勝屏營
悚感之至

卷王元美

方春暄燠體力漸平忽奉臆月書具審佳臆并
蒙惠藥物慰荷無量去歲春時辱以枸杞葡萄
潞紬為信以殊方異產即便分餉親舊與天下

相違五霜前後得十四書情之周渥固無喻
下然足下於此似有故人之累媿可言邪且又
以僕與足下雖音問時時相聞獨未得接杯酒
為歡今足下於青州吏民絕有名跡必得大拜
時或來南一握手耳昨聞吳明可竟尔罷去吳
楚遠遠已無有覩會之期盧次梗初聞自淞江
來郡中時友生嘗於扇上出僕詩次梗遂題其
後以見焉好竟未得一面也徐子與方持父喪
士之不遇良可歎恨牛鱗高蹈獨遊斯人實難
其儔也僕雖未與之接適心竊慕之且承來書
因撰古詩二篇以通款曲尚候刊定足下可兼
視之寄去也所諭尊府司馬公親過強虜以當
盛秋而復仰殿齋斲夫人之醜正言能非一世
也應德功名日損所謂遵養時晦乃若是耶命
寫決神賦書殊不佳大不便於公面也隨附信
往諸惟自愛強立備名不具

謝徐子與

頃承誨命力殫薄伎且咀吮衆腴弥使受實

鮮方內舍私慚。還書累複。溢於獎譽。又兼
醫林方書黃精。珎墨絨履。且竒方秘於鴻寶。靈
藥表於銅山。信振衰延年。食餌養體之所須也。
而絨履過於純絲。非止飾足。溫煖抑以綴理。若
夫嫩烟紺黝。凝華發采。即以仲將自詡。有不能
加。發書開函。益用祇悚。本圖會莖山園。冀申言
侍無狀。舊疾未便。盡除年齒漸衰。適值陰景。透
不能遠。離戶庭。重有慨戀。必蒙原察。適臨書不
勝色色。

荅張推官

恭承嘉命。臨貺蓬樞。非望所圖。慚幸交至。輒遂
忘其陋劣。牽綴成詞。蚩鄙百端。點穢圖冊。殊不
足以知通人之遠致。是以累日不獻。其為媿悚
何可復言。且仰承明公高懷雅度。所至興文。起
物附情。動無乏思。回環誦玩。彌見其佳。即欲請
謝階墀。緣賤恙。不便舟舩。謹令家弟齎狀。奉伸
微悃。伏惟俯賜鑒宥。不任感惕。敬謹之至。

與王元美

僕窮居寡儔晝日瞻聽既以自娛至宵寤益
媿媿神魂營寨惟得足下一書輒欣喜尋玩
曰二以嘉足下之高義歎知我者之真能慰心
也去月聞尊公司馬忽罹橫變闔門驚惋不知
足下何自為懷又聞足下義烈天譴即欲詣關
通尺牘追緹繫之往蹈忠今足下之事非一女
子所比昔文帝以一女子之言聽贖其父之死
歲中曰除肉刑之法蓋漢之至仁主也古人之
陳述呂可安追尊公功多而援薄痍淺而猜深

其終當未能即解也且伐巨木者不先去其根
條本雖僵仆遺之者必蒙傾壓之患何則本之
巨者其柯條必繁蔭蔽必廣雖有斧斤懸於空
虛其勢未易相加也是以柯條未去誠不能盡
絕其本恐今足下之家將復有謀其柯條者而
足下深思之以茂遠猷會而無期北望不勝
邑

答沈亮俞

所賦羅浮石硯比夜歸黃函視之光彩照

丹霞白雲爛然滿目稍拂烟黛涵若玄霧乍披
林嶺逶迤出之令展奇思也昔張祐令南海得浮
羅石筍遂自克歸今僕不踰戶庭忽蒙足下致
此喜可言耶將贊稱為羅浮君與之游旋於竹
煮之園見足下雅懷耳先遣狀奉白方秋熾灼
未緣過足下高齋謝也

與周維辰

嘗所奉書卒卒臨昏因事達之不復致思而遂
辱見留昔曹君苗見陸士衡文輒云欲燒筆硯
今自視其醜寧不內愧於心乎聊復別寫數帋
相易更視它日不知當復勝此也

答程子行

永雅意以文字相推一有纖疑便從訂正念足
下聰明良以為快乃辱不遺遠致佳惠山憲擬
茶時復出之荷不可言已卜鄔氏北宅今移家
矣弄孫之兆尚爾寐然且朱婚一旦天折事事
相關悽悶莫可自解垂老惟此柰何柰何鳳洲
伯仲文贊并所寄書刻附上詩序比未緣無時

餘暇遂至遲滯杪秋定畢此逋不負也信還附
謝諸侯面不盡

又

承垂念佳惠時及威荷無已且專意小兒遲子
至欲禱神益省情至但自有數為之柰何所委
序文當俟暇時具草不負詩稿須以臨行時改
正本寄來再校鳳洲仲冬時可轉其乃即初場
已中二場以失表下年飾貼出蓋決料才也見
當致厚意令毋舅歸使草草在謝小物將遠款

亮之

又

遠遠忽忽四霜歲月道迫胤嗣蕭條此雖有數
時使悵然辱厚情懸念遂煩玉趾往禱靈岳兼
蒙指贊遠致符籙若果岳能降神使小兒永藉
冲蔭即有能罷之祥豈惟終身之感而已湯餅
之歡必佇相過耳玆墨甘餌益損佳惠悚息悚
息知婚嫁方殷未期面晤輒勒狀奉謝不悉

又

去歲匆匆附慰此後不得一問比審體中復為
瘡瘍所窘憂中仍爾加厄非情所堪奈何當慎
加調攝以答賢母存時之慈可耳道遠無能展
私聊寄香帛見欸計不以薄為嫌也前所托物
俱致元美兄弟時有謝帖敬美發時令道謝意
所徃物已糶入之汪羅山兄弟曾徃唁不期春
夏過晤果不徐觀察約抄春假晤亦并為申委
曲矣諸俟後信不備

又

比數承遺惠匆匆不得附書有言輒附語令辨
致之想能亮也墓文已刻石搨碑人在王太理
所至便抽寄傳文來月亦可畢業徐方伯王少
齋二公哀詞恐不久亦當寄來諸委曲當已達
意當甚馴擾可愛但其聲弱似於穴中稍怯耳
遺物固自珍之未當何日得共聆之解濶懷也
羅山得數面不見間與致意舊歲汪仲淹至道
君意欲乞墓表想其司馬公亦已知之俟少暇
為致書亦未晚方有小惡草草具狀不能悉

又

久不聞問極為懸想且知令孫失於周煥真用
於邑僕幸德庇近得一孫亦而月裏顏之幸聊
足自慰賢即壯少當更蕃衍不必過慮損冲懣
也誌文承諭改定馬生遠實難覓遂倩唐家勣
石似勝舊刻未審以為何如徐方伯竟尔奄殂
其輓詞已不可得惟王憲剛久不寄來當促之
耳信便草草附布濶懷不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跋

題翁氏宗譜

翁文欽嘗乞余為宗譜序而文欽自少客游不
復見大宗之譜自其先學士下至郡馬六世皆
不詳其諱字官爵行實比文欽歿後數年而其
兄德輝持譜欲余增書之余識德輝兄弟既久

德輝歸已餘二十年老矣文欽又歿德輝再至
余感其兄弟之友愛而皆知重其本也乃復為
綴記其後按學士公諱澹字子平號青山唐僖
宗時以進士拜學士後以親老婦養于家悻行
孝弟時都官負外郎李頴言公德于朝詔徵不
就上甚嘉之所著有青山集都尉公諱炳字光
遠光啓二年擒黃巢有功封都尉京兆公諱應
弼字朝佑宗淳祐中登進士授徽州績谿令歷
官御史京兆尹翰林學士備玉牒轉工部侍郎
贈善慶靈公賜紫絲網袋盛誥勅祠加以銀錢
伊令太常寺立像命配本府烏龍廟恭軍公諱
峯字日新宋寶祐四年登進士授饒州貴池令
為郡馬夫自學士至郡馬凡六世今考應
孫文諱登以子貴贈正惠昭德公立像下梅卷
而此譜失載不知何也余并為增書之俾合夫
宗之譜而輝之後世亦皆有所考也

題職貢獅子圖後

此職貢獅子圖也唐閻立本實為之宋宣和中嘗秘之內府按唐史貞觀九年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太宗珍其遠來詔虞世南作賦編之東觀而張九齡等咸為之贊立本時以圖画見知其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烟閣功臣圖與春苑池異鳥圖當時以為絕妙余意此圖必與世南九齡等賦贊一時為之偶未著耳今觀其所圖獅猛異狀雄詭俊特真能由視犀象孩撫熊羆有非它獸可以至其歛尾弭耳柔馴服御與羣胡並馳又若有依仁率舞之態按之賦贊所稱往往而合是以知其出於一時無疑也夫太宗弱寇而起義兵定天下未三十而即帝位智廟勳敵威懾黠夷自謂其功頗有加于三代撲亂之主此特令臣工侈其事以矜遠人然方諸旅葵之訓豈無慚德于此亦有以見貞觀之治而君臣之相與者如斯而已

題沈周雜畫後

晉五代梅行思善畫雜世遠號為梅家雜

此圖所画雞雉能各極生態假令在當時亦豈
後於行思哉此圖出於王府博家而魏子購得
之珍於金玉掇以相示余以雞特常畜一點染
於毫端便使人嗜玩之不已其神妙真有出於
形似之外者因留几間數日題其後而歸之而
知尤物之能移人也

題麻姑仙壇刺

顏魯公麻姑山仙壇記有大楷碑在宋時已經
火不存今此小楷或云非魯公書然觀其楷法
精巖勁拔非魯公不能豈以公平生無它細書
耶意此書執筆甚堅故能委曲盡勢學者須以
此為法也近此碑後有兩裂文亦漫漶不鮮此
獨完好當是前代榻本

題松雪書

余嗜松雪書不減耕野而此書爛漫信筆兼多
奇語精佳且雜卉小幅尤得象外之趣可稱三
絕真能使人意移而增嗜也矧整比來書甚佳
知其多出於此當為改觀以俟

題大叅永嘉王公所藏趙子昂書大洞經
後

允文嘗以大洞經乃晉宋時人摺拾叅同契黃
庭內外景諸經為之托之降神欲以取信然其
文清旨飄飄真若有出於埃壙之表故每喜誦
之時撰游仙十章用以寄志大叅永嘉王公遣
示趙承旨所書此經命使題識竊謂承旨書於
內外典為最多而此書似特整潔豈亦異其文
邪承旨初學二王晚入北海而此書無北海法
疑其為中年筆也瓊笈金書實稱秘籍受命競
悚仍加歎慕固以局狹罔覲幽溪獨塵恩篇題
以為幸耳

題海天落照圖

唐李將軍父子畫世不多有王大理元美遺示
仇實夫所為湯氏摹昭道海天落照圖特為奇
然其晴蛟蒸雲不能彌天而恠氣曛黃恣變
初色海島瀲灩村樹晶熒叅差縷分如出幻景
措意著色尤非平時落照可以令摹本若此不

知昭道之蹟又當何如耶昭道本已入內府
煨燼矣則此本宜為人間所寶報綴書其後云
題趙伯駒畫陶靖節歸去來辭圖趙承旨
書詞真蹟
昔人謂趙伯駒畫人物精神清潤觀此圖雖無
款署知當為伯駒筆也况其詞又承旨晚年之
書最為精絕元美大理得之張幼于既自題其
後復俾余鑒定知其愛翫之無已也

題文待詔玄墓四游圖

玄墓者昔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山中初泰
玄為人仁恕德感鳥獸莖日有羣燕數千銜土
冢上時人異之遂以郁名命其山其山熾鬱迴
複翠竹蒼松蔚蔚嵐霧而挹太湖又遠離城市
有與絕之勝余嘗至光福云有山徑可數里拉
玄墓時雨氣昏甚不果往遂出希山至銅院而
還今觀文太史所為與陸儀部畫四游小幅蓋
知其勝非它山可比悔當時之不能往也為題
曰絕遠紀其勝云

題褚摹蘭亭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惠家褚遂良黃絹上臨本其一劉涇收唐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所題手筆審定真跡以為褚法之妙薛魏歐虞所不能及殆即黃絹本也大理以十三百千購得之仍詳言其始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歎聊補其未備云

題元人臨聖教序

唐太宗貞觀中購求羲之真書得五十紙行書

二百四十餘單書二千卷今親少師虞永興褚河南勘定真偽殆盡民間所有故此序懷仁集羲之行書刻石志其叢集之富大小相類若出一時之書簡珠良玉無俟旁求卒能致美時褚河南亦有臨本今此書結構圓熟鮮失矩度誠可云功深力到者長興姚知道出以相示因藏之

書王青州元美白蓮圖社後

遠公初獲佛馱跋陀羅三藏後念佛三昧與

惠持高僧慧永朝賢隱士一百二十三人
為銘誓生淨土劉遺民為之著文此特稱十八
賢者蓋擇其最賢者入社耳然考其時同誓有
關公則者歿後友人於東京白馬寺為公則造
忌是夕林殿皆作金色聞空中有聲曰我關公
則也向所祈往生極樂寶國今已果矣故秉相
報佛氏以靈悟為最上乘就其眾中如公則最
為靈悟友道林虞孝敬並有贊美而十八賢乃
不稱公則何也至青州元其以蓮社圖屬書宋

李元中所為圖記輒附記以闡其疑

題王右軍草書要領

草書要領晉右將軍王羲之家藏本其法有旁
截類聚奇字怪字真同草異真異草同疑似變
化加字易字五集唐天寶十一年虞世南歐陽
詢姪思廉薛元敬蔡允恭張旭臨寫補缺張彖
郭子儀薛收顏真卿填楷李白替楷廣德三年
懷素重補迨宋紹興中又令蔡卞臨補米友仁
補楷摹刻祕閣今觀其書多醜惡此又後世傳

刻失真至此也嘉靖四十有五年六月廿七日
觀

明處士俞仲蔚先生行狀

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四日崑有隱君子俞仲蔚
卒其子伯安即以次月廿九日壬申寔於祖塋
之昭位以君之不遇也將求志於名世者以為
不朽之謀謂余素辱愛於君命為之狀嗚呼予
何敢以不文辭按君姓俞氏初名允執更名允
文仲蔚其字也世為崑山人曾祖山祖高皆隱
德不仕父璋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嘉興府推官
繼于內外艱淺除湖州東州二郡所至以平

稱擢南京大理寺評事請辭不得志以疾卒
官時君年甫十二與兄允升弟允濟奉母黃氏
人輿襯還家君孝性天至哀感行路見者為之
酸鼻評事公故廉吏家徒四壁立而君祖妣陸
孺人猶在堂君兄弟以藐然孤童上侍兩大人
外持門戶內外肅然人謂俞氏有子矣君稍長
即游心文藝然雅不好舉子業唯喜讀古文辭
及臨摹法書作為歌詩極力模擬古人動以晉
魏為法大曆以下弗論也間出驚人語即為人

傳誦嘗戲作馬鞍山賦人爭稱之年十七奉黃
夫人命以易學出試郡別駕李公浙由郎署左
遷頰以才自負見君之作以神龍天馬日之若
柳儀部之編毛顛傳者尋薦於督學侍御章公
袁循郡庠弟子貧時有建白以春秋禮記二經
傳習者少令督學使者擇高才生改授之君乃
讀春秋然時業俳偶割裂之習君素厭黃之數
頌褫衣冠焚書冊浮游塵垢之外黃夫人力贊
之乃止邑中有吳中英先生高才博學善文章

後進有郭有道之風見君集有黃鶯飛過山底
暮欲語不語顏色苦之句大加稱賞遂忘年而
友之奇文疑義相與辨析往往至於連曙同里
張通叅石川先生喜吟咏廣交游雅與君善嘗
偕謁文太史衡山出趙松雪馬圖令君題賦文
亟加許皇張公結社湖南社中有尚書南坦劉
公箬溪顧公皆海內搢紳冠冕一見君即重其
器度及席上賦詩又獨屈其坐人皆推以為上
客由是諸公互為延譽人間漸知有仲蔚矣嘉

靖丁未督學使者豫章胡公植按吳君決意求
去郡守豐城范公慶惜其才極口薦之於胡仍
力留君就試然胡竟不知君君亦不求知也遂
歸益閉戶讀書肆力古學或模搨古書刻璣
則玩禽魚花卉以自娛所養益純所造益遠越
之老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醪也今廷尉鳳洲
三公雋才早貴其學無所不闢俯視一世稱折
肱友君時有同志五人者皆官於朝以文章友
節相砥礪世稱為六子以擬建安諸賢一時聞

君名皆爭願與之交方伯長興徐公中行往來
吳門必迂駕就君戀戀不忍去於是君名日起
知君者不獨在東南一隅矣使者行部及守
諸公與達官貴人之道崑者往往禮君之虛
以布素之意而君愈以謙虛恬靖自牧終歲不
一至公庭有不可已者僅於舟中一報謝而已
焚藩以脩書聘郡侯以脩志聘皆以疾辭不就
晚節詞翰並臻妙境乞詩索書者肩摩踵接君
一一應之不以貴賤貧富有間每揮毫構思率

以昏夜能於燭下蠅頭細書了無錯悞往往夜
分乃罷然以此耗神損血邁一疾不起矣君貌
古而神情清澈望之者知非庸人與人由由然
無忤至於義有不可則毅然莫能干予嘗謂其
和不徇人員不絕物周水却胤昌良以為然君
性孝友痛迂評公早世事祖母及母夫人能養
其志送終咸合於禮兄弟皆早世君撫其遺孤
無異己出所以衛翼扶植之者甚至其篤於備
誼又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士豈不

欲得賢者而用之願今所用士率以科目重而
應試者一失有司之程度即往往素去不惜雖
有長才異能無以自效於世若仲蔚者以彼其
才而竟淪落草莽豈非以科目失之邪然使君
取科名紆朱紫快意於一時則其詞章筆札必不
能詣其至必傳於後如今也以此易彼其孰為
得失耶君所著詩若干文若干並藏於家其生
以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十七日距其卒享年六
十有七配梁氏子男一人即伯安娶周氏女四

人長適庠生朱懋承次適徐世昌周化成顧純
臯孫男一 孫女一字王宣鼎婦周婚朱皆

先君卒君少而孤長而窮有男而瞽有女而霜
有絲而旁皆人所弗堪者而君居之晏如君子
莫不多君之善於處窮而又以慨夫造物者之
美於福善之理此太史公所以致疑于天道也
章志朴陋無文而辱君愛雖有素輒撫其行事
之畧以備采擇伏惟名世君子矜而志之庶使
仲蔚說不朽云

賜進士亞中大夫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陞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疏

請致仕友人武陵顧章志撰

明故處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銘

五峰之東踞妻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
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
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歎息也既
大歸視其歸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
生之友按案使顧君謂不佞草志氣習先生者
為收子某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戶不佞
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也
世號山人其業儒而其父諱事公璋始顧也

遂去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散着邑邑
得志病卒是時先生甫十三也而哀瘡踰禮又
能工奉祖母陸與母黃養莊事允升而撫養
允濟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
經生業頗好為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
五而為馬鞍山賦拔別山事廉桂滿而辭雅馴
絕不作時人語其為國籍籍矣又二載補縣諸
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袁吳貢士中黃成
推先生為志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

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頰目為甲乙社云
然先生用語古試以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
變仕念益哀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
老田里因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
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緝辦沈而此
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日不能三食乎則
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爰飯少
兼菜佐之若梁肉矣先生蓋刻精於學所造至
言古遠薄遠安遠亦不失陶謝而其於飲所

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誅頌文然時
所遠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精之
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筆出入楷
河南稍縱之 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
以方韓蔡茂如矣先生白晢美風神秀眉目賦
類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纏衿稍
及冬加以貂冒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
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悉札頃刻數函無凡業
客去亦無報謁其最俊執益高名益重神交者

徧天下請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
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弟
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它嗜酒嗜奇不食酒
頗耐食亡間於烏渚間洵一拳石市甘果袖而
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
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虛定交於是郡守
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吳君
遵與中丞君遠往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
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歸未部君移書欲得

生文以為我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志楚
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鴈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
泰政王君群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為成一編書
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侯達名
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
色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微君真先生
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賻之至議奉而
祀於學宮先生以正德癸酉六月十七日卒
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即梁孺人太學生

九萬女子一伯安以贅廢然有志行娶周氏女
四婿為邑諸生朱懋承徐世昌周化成顧紹皋
懋承早卒孫一高多孫女一許字王宣鼎所著
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
汪伯玉過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為布衣冠哉而
余未有慮也伯玉撫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請
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嗟乎士苟束髮不能通
一藝而割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也即
著者恭林翰蘧藻震下上今古而計其自

得毋遊大人乎哉嘗士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
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億矣名者九之實者一
此夫以仲蔚之室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托
於著述也夫豈為刺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
不衷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
冠也予與之與仲蔚通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
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予鱗而其於古也行
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
為憚儻吊詭者哉故宜銘

銘曰葬而卜得繇吉曰避之實是為霧豹文明
以止於戲其文苑而逸民者邪有晏靖即其人
者邪

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評事友人王世貞撰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崑山有隱君子曰俞先生仲蔚而安俞先生隱者曰碩人梁俞先生約而善病交於世懋兄弟最深也世懋每過先生一室中壁圖史羅奇石香草語鳥籠映其間翛然忘貧也已稍徙而棲居則益辦而內閔不聞人聲間具而飭客醕醬則無弗潔也無弗旨也乃知碩人有以佐先生隱矣碩人後先生二載卒而子伯安扶服叩余泣且請曰孤之先君子之亡子之兄實銘之

然而不敢重以請也則維是吾子之交將也
以吾母之銘請世懋瞿然避席曰子之先君子
今之老萊黔婁也而母老萊黔婁之婦也柰何
令天下之美必吾兄弟筆也伯安則益泣而拜
曰子毋重辭辭之是棄其孤旨而忘先君子之
交也世懋乃謝唯唯而伯安始言狀曰維梁氏
吾崑山之著姓也世以文學顯至九範公而貢
於鄉也實生吾母七歲而許字先君子十九歲
而始歸也蓋吾母歸而王父大理公已歿吾母

以弗逮事為恨則益莊事王母黃也太理公歿
而家益落吾母拮据中夕以佐先君子匱食
貧而甘於學也先君子為諸生文大有聲轍棄
之去力為古文辭吾母不謂非也先君子是不
踰閩而晚節名益重履滿戶外郡邑大夫禮重
踰措紳卒不降志以歿則吾母之為助多也又
曰凡吾母之孝敬慈懿甚備女德不出外不可
更僕道也其約而能裕隱而能安吾子志之
數失子五乳得不肖孤而三歲病膏肓

以僅有俞氏如綫之寄則終其身所為戚也
君子歿而見孤之有子子生四年而不祿吾
所為重戚也溯吾母之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
一日卒于萬曆之九年七月十九日子女婚娶
具先君子誌中初誌孫孫女各一今為女孫二
也世懋之聞於伯安者如此稍次而為之言曰
賢哉梁也非夫人孰與而康俞先生以借隱也
碩人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伯安即旨而甚才
不為無子世比于老萊黔婁之婦是足銘也其

辭曰夾潮而墟隱士歲兮不祿不爵道文明兮
不賤不闕澤彌長兮碩人祔之永有慶兮伯鸞
之冢借孟光兮馬鞍崔嵬水湯々兮

前進士陝西提學按察司副使瑯琊王世懋撰

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歛
郟程于行氏為捐橐行其集而廷
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
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扃文義及稱
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以謂
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
廷尉以為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

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
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于諸公間
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
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
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
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
人之業蠶起漂涌然大氏出於播
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徃々十

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顧以是得顯
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
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
于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奧
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
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升論聖俞
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
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祿秩以贍

其妻子方諸永矧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于詞者也其褻然為當世布衣之傑復何疑哉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

然能亟圖其親不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末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而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就先生先生折行而道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卑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與

馬

萬曆癸未夏六月丙辰武陵顧紹
芳序

刻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余自丁年志慕古昔足跡所至訪
謁鴻生其行誼之高蓋未有俞先
生者乃息游崑山以禽鳥納交焉
先生一見驩若平生久之遂成莫
逆先生甘貧學古託疾離俗高卧
一榻不競於世吟詠自適積有篇
章余取其稿屬友人汪禹久欲選

而刻之既見王先生元美已為選
刻此念遂心萬曆庚辰先生病且
死憾未與余永訣訃至余哭于予
家復走哭于墓歎以善壤遷其窆
子景平以先生命不欲改也己而
郡丞劉公欲全梓其詩文適去任
弗克余曰此先生之靈俾余得償
夙心乃收其全稿歸校梓于西野

不得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藜
菽褐不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
故飢寒憔悴頽首而從干謁其於
詞特椎剝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
致以成其游道而其著者僅亦馮
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靖
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
而耳觀者猶傳之然則士不虛得

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
誇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
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延俞先生
跡不能一塵之外游不能千里之
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
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
生聊一應之意泊如也豈與夫儼
巧機辨趨時混俗遊大人以成名

書屋集凡廿四卷王先生復序于
首其行狀志銘傳表咸附集後先
生人品之高詩文之粹則載在諸
公文中余何敢贅第述其生平之
與余交者如此

萬曆壬午春友人程善定書

俞先生集後語

俞仲蔚先生以詞賦起嘉隆間海
內學士人人慕說仲蔚矣噫嘻仲
蔚生有季布之聲瑯琊公為之曹
丘沒有虞衡之名瑯琊公為之仲尼
仲蔚集行矣為漢為魏晉為唐名
家可手而鏡也厥嗣則又以後語相

屬文柱奚言哉蓋里之誑仲蔚者
三述其家常辟五竇矣乃言若是
斐豐也不可謂不富身無寸綬之懸
阨矣監司守令軒車造門不可謂
不達一子痛於疾廢矣雅克存於
家澤於行誼直指使者觀風而表
其閭不可謂後之人不賢彼信我誑

彼晦我昭古之君子皆然何獨憾于
今文柱於俞氏矣世為通好而仲蔚
則父友不敢不謂相習敬書所見以
補序誌之遺如此吳郡張文柱